

# 何人取得田中奏摺？

## 蔡智堪抑或林快青

● 陳運通（中外雜誌撰述委員、卅四屆文藝獎得主、退警總會常務理事兼書畫會副會長）

### 奏摺即侵華計畫書

日寇侵華的慘痛史實，已成陳跡，然而留在中國人心坎中的，仍是血淚交併，痛憤莫名。

日寇處心積慮，蓄意侵華，始於「田中奏摺」，這份文長四萬餘言的日本官方文件，把帝國主義者野心勃勃的非分之想，充分暴露無遺。所謂「田中奏摺」，乃外交史上的一個名詞，係一九二七年七月廿五日由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上奏日本天皇裕仁的一份文件名稱，附有一套完整的侵華計畫書，其中對日本侵略亞洲的步驟寫得很詳細：「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奏摺中又說：「明治大帝的遺策，第一

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皆已實現，而第三期征服滿蒙及中國全土，使異族的南洋及亞洲，無不畏我服我等大業，迄未完成，此皆為臣之罪……」接著並提出具體侵略計劃，如「朝鮮移民獎勵及保護政策」，「新大陸開拓與滿蒙鐵道計劃」，「改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等，其中清晰地繪出攫取我東北九省野心的藍圖。但是，這個極機密奏摺卻於一九二九年被一位台胞取得，輾轉交給中國當局。因此，我國乃有震驚世界的向國聯控訴。此後鼓起全民抗日熱潮，而達成抗戰的最後勝利。

### 兩種版本本人云人殊

揭露「田中奏摺」，激起國際同情，是我國外交的一大勝利，更顯示我國情報

工作的莫測高深，然而這樁驚天動地的大事，卻留下一大歷史懸案，即當年是誰取得「田中奏摺」，將此秘密交給中國當局？關於此事，後來出現兩種版本，一說是前台灣省政府民政廳主任秘書林快青，在日本讀書時，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取得。另一說是台胞蔡智堪以九萬日元購得，蔡智堪為興中會會員，追隨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由日人永井柳太郎手中購來，轉交給我國政府。

### 留日學生打工取得

林快青取得這份密件，據說是在一九二九年，當時是日本早稻田大學一位苦學的青年，因為生活的困苦，便由在嘉義執業的律師業務的日人帖佐顯轉介紹一位叫鬼塚的東京古董商，由於鬼塚推荐，就在政

友會幹事長山本條太郎處找到一份繕寫工作。那時政友會的黨魁就是日相田中義一，田中呈奏日皇的一份侵華計劃就由山本交下繕寫。這件極機密工作本不應由林快青來做，但因當時兩黨傾軋火拚，反使山本不信任日本人，而交無政治觀念的林快青擔任。林氏看了這份計劃即氣憤填胸，原來這份計劃係田中義一武力併吞中國陰謀所取的途徑，林氏此時雖受山本幹事長的優待，但他是個台灣人，祖國之念油然而生，由於情感的激動，就將全文另紙抄下一份，想盡方法將此送出日本。一個月後，他找到一個文理科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由此學生轉介與一位卅餘歲自稱張姓的人見面，林氏因求送心切，未加考慮，就將這一張企圖侵略中國的藍圖交給了張姓青年。張君曾詢林氏姓名，但他恐有危險，未將真名告知，只說是山本的繕寫員山口，本姓是蔡。

### 利用政爭智取奏摺

另一說法是由蔡智堪（化姓山口）取得。蔡智堪花錢購得「田中奏摺」後，透過我東北邊防軍轉交中央政府，據蔡氏事後回憶：所謂「田中奏摺」原名為「田中

奏章」。「田中奏章」的產生係在民國十六年夏天以後，那年夏天日相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為了積極攫取我國東北，特召集

但因尾岐事先已與蘇俄訂約「不得再供給第三國」，故未果。

蔡智堪因在日經營南洋貿易公司多年

日本駐東南亞的外交使節及特務人員在大連舉行了為期十天，內容高度守密的「東方會議」，會後不久，即由田中向日皇提出侵略中國的藍本。據蔡說「田中奏摺」的祕密由蘇俄首先得到的，因為蘇俄對東北那時也正虎視眈眈，處心積慮謀而得之，自從田中在大連召集「東方會議」後，蘇俄深恐日本先對東北下手，乃密令其在日本的間諜人員刺探會議祕密，那時蘇俄在日本的地下人員甚多，甚至連當時日本的外交元老尾岐秀貞也被俄人收買替蘇俄作情報工作，當時俄國在日本的地下工作者曾先以二萬元給尾岐作活動費，繼以三十萬日元收買到「田中奏章」並由尾岐親將奏章抄本送到哈爾濱。那時張學良對日本的「東方會議」自然更為注意，也早密令在日本的工作人員積極活動，那時我在日本的重要地下工作人員共十二、三個人，蔡智堪即其中之一，當尾岐攜帶「奏摺」抄本由日本赴哈爾濱途中，張學良即由在日工作人員處獲悉此事，乃急派人趕至哈爾濱，打算用五十萬銀圓向尾岐收買，

業務極為發達，財力充沛，由於經濟活動力的關係，與日本在野黨——民政黨中各首腦人物如黨魁床次竹二郎、總務長永井柳太郎、清治平太郎等交往甚深，且不時利用兩黨間政爭之矛盾，從民政黨手中探取日政府的重要情報供給我政府。張學良企圖以五十萬銀元收購尾岐之「奏章」抄本失敗後，即由蔡氏在東京商請永井、清治等設法，民政黨係日本的左派政黨，素以經濟侵華為其政治主張，田中領導的政友會則以武力侵華為其政治主張，由於政見不合，兩黨間火拚得非常厲害。永井等為了阻止政友會武力侵略計劃的實行，並藉以搞垮田中內閣，自然樂於協助竊取「奏章」祕密，乃以此事商於當時的日本皇族領袖內務大臣（天皇秘書長）木野伯爵，因為日本皇室方面深怕日本人民因反對戰爭而引起革命，故對田中此一武力侵略計劃也極表反對，但畏於軍閥勢力，正苦無阻止田中軍事冒險之良策，木野為了打擊內閣經與永井等計議以後，遂應允蔡氏將「奏章」抄出，但有一個附帶條件，即

中國政府將奏章抄本取去後，必須用作國際宣傳，俾利用國際輿論以打擊田中。經蔡智堪將木野之條件電東北主持其事的王家楨請示，王家楨表示「可以」，永井柳太郎遂介紹蔡與木野會面，由木野引蔡入內府皇室書庫由蔡氏親將田中原奏章抄出。蔡智堪並補充說：當他至皇室書庫抄寫奏章的時候，因木野不准攜帶筆墨，怕將奏摺染髒故僅帶了一枝炭筆將奏章抄出，抄得之後即親譯成漢文，送往奉天小西關王家楨處，王為證明它的真實性，於收到抄本後不久還特地派一位文某到東京詢問永井，經證實屬真後始翻印成冊，將印本送交我政府。

### 暴露日本侵華陰謀

政府於得到抄本後，外交家王正廷極贊同將此件公布，作為國際宣傳，而王家楨則認為如此恐引起國際爭執，不主張作國際宣傳，因之兩人間還引起一點小爭執，蔡亦為此曾數度向王家楨交涉，後來這件事為當時的外交部長張群（岳軍）知道了，張也認為可以作國際宣傳，遂於民國十七年八、九月間在國內報紙公開發表。據蔡智堪說：他曾利用「紀清漪」的女

人名字，把田中義一手擬奏摺的經過及奏摺內容在上海一家刊物上發表，以後並在東京所辦的「日華雜誌」以「山口」筆名披露。

「奏摺」發表之後在日本國內曾引起極大的騷動，政友會則百口狡辯指此係由民政黨虛構出的偽件，當國聯開會時我代表顧維鈞曾根據此力斥日本侵華陰謀，日代表松岡洋佑則極力狡辯，後經顧維鈞指出此係由日本皇室因反對軍事冒險而洩漏出者，松岡至此始知秘密已被洩漏。乃電告日本政府調查，日政府疑在皇室內府供職的民政黨職員所為，結果在皇室服務約廿七人全被解職，後由於民政黨魁床次竹二郎之要求，乃由蔡氏拿出三萬日元以木野名義發給該廿七人作為生活補助。據蔡氏稱：他為此事前後共化掉九萬餘日元。蔡氏於述及「奏摺」內容時，也指出政府所發表的內容，和他手譯的那份稍有出入，兩份所不同的地方是關於國防部分，其他部分與他所譯送的那一份完全相同。

先生。「王家楨曾畢業日本慶應大學理財科，那時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外交機要處主任。

### 愛國之心不分軒輊

至於那本抄本，林快青堅係出自他的手筆，並沒有把它翻成中文。山本叫他複寫兩份，但他卻多加上一張複寫紙，變成三份，再用鋼筆抄好送出。據他推測：山本要另抄兩份的用途，可能是留作以後著作方面的資料，或是存政友會作黨方面的資料。至於蔡智堪所說：「林先生在山本條太郎處看到的那份奏摺底稿可能是日本人將我國發表奏摺內容的報紙剪下之後用日文譯出來的譯稿」一點，是與不是，林氏都不清楚。

林快青對蔡智堪愛國家愛民族的熱情，驅使他冒險又賠財，在國外幹出那轟轟烈烈的事，實在是值得列名史冊的；蔡智堪當時對第三國（俄帝）在日本的地下組織的一舉一動，都瞭如指掌，更能做到使日本皇室及一個現任內務大臣同意將內閣「奏章」給蔡智堪抄出的兩點工作，林氏認為其功實不可沒，而這種工作的作為，林氏指為較二次大戰中最大間諜案主角尾

岐秀實尤勝三分。（按尾岐秀實曾任近衛首相私人的外交顧問，替蘇俄做反間諜工作，取得過日本御前會議的機密會議記錄，送給俄帝。）

由上述兩種說法看來「田中奏摺」最初到底由何人取得？只有留待史學家日後作深入的分析及探討？但林快青與蔡智堪兩人的愛國情操及冒險犯難的精神，值得國人欽敬與效法。

### 蔡智堪的轟烈事蹟

蔡智堪何許人也？其本名蔡扁，苗栗後龍人，一九二六年赴日開設蔡豐源商行，表面上做買賣，實為台灣〇〇一號情報員。

何人取得田中奏摺

在台灣除少數的親友外，極少人知道「蔡智堪」其人，但提到「蔡扁」則是遠近聞名的，其祖先原是河南世家，於清末清初時追隨鄭成功來台。從事抗清復明的愛國工作，嗣在苗栗縣的後龍鎮安家立業，成了苗栗的落地戶，由於先人的克勤克儉，家道由「小康」漸漸變成了後龍鎮的首富。蔡氏祖先因出身明代的世家，來台之後對祖國的文化及歷史依然代代相傳，維繫不墜，所以蔡氏自幼即精通詩文，對

祖國的歷史尤極熟稔。並自幼即孕育著極濃厚的愛國思想。

蔡氏的代代先人都先後在後龍鎮擔任鎮長，很為地方上做了些公益事業，日本據台時蔡氏尚在孩提時代，他的先人因恨失祖國，便由那時辭卻一切公職，開始度著「不問世事」的隱居生活。

蔡智堪少年即東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學就讀，畢業後即在日經商，往來於日本與南洋之間作進出口貿易，由於經營有方，業務日轉發達，遂在日本商界嶄露頭角。

蔡氏的岳父林英初與陳少白相識於檀香山，交往甚深，因受陳氏之影響，對革命懷有極深的信念，於民國初年孫中山由檀香山赴日本抵橫濱時，蔡智堪乃經陳少白介紹認識孫中山，並加入興中會，由那時起開始利用其在日本經濟上的地位，交接日本政經界有地位人士，從事革命活動，並為革命政府在日本從事秘密工作，在以後廿幾年中曾毀產、冒險作出很多轟轟烈烈值得後人頌揚的事蹟。

蔡氏的愛國活動中最得意的事，除了轟動世界的「田中奏摺」以外，下面幾件事也是值得一述的。

### 助蔡松坡與師討袁

一九一四年袁世凱宣布稱帝，國內一致反對，但那時日本的全體閣員除了文部大臣尾岐行雄一人外，均主張支持袁世凱稱帝，時孫中山先生特派李烈鈞赴日活動尾岐，勸說日本內閣打消支持袁世凱之議，結果由於尾岐在內閣會議中力持異議，使閣議中對支持袁世凱稱帝不獲通過，而迫使全體內閣辭職（緣日本有所謂「一蓮托生」之慣例，即內閣閣員有否決權，在決定一項重大政策時，被一人否決而不獲通過時就須全體總辭），這件事當時鬧得相當嚴重，後經大隈伯爵出來調解，遂以「國民政府不得排斥日本」為交換條件，使日本內閣打消支持袁稱帝之議，而改支持國民黨推翻袁世凱，孫中山遂密電蔡松坡（鈞）速由北平取道台灣赴港轉雲南與師討袁，並令李烈鈞及蔡智堪等在東京商請尾岐行雄轉請台灣日總督伊澤，允許蔡松坡過境，經伊澤覆電同意後，李烈鈞即派蔡智堪來台接應，詎知蔡松坡於乘「信管丸」由津抵台後，即被日警以「奉伊澤手令拘捕蔡松坡」為詞將蔡松坡扣留，並擬將蔡松坡送返上海，後經蔡智堪一面電

尾岐協助，一面向總督府總務專官（即秘書長）賀來活動，並以八千元日金買通日警，始使蔡松坡安然過境赴港轉雲南，發動革命史上有名的討袁之役。即時行賄日警之八千元日金，全部係由蔡智堪自出。

### 協助揭露皇姑屯案

當日本以武力侵華為政治主張的政友會執政時，曾派大批地下人員去東北作周密調查，以策劃侵佔東北。是時張學良仍甚親日，那時日本最大的反對黨是右派的民政黨，由於蔡智堪與該黨首腦人物均有交往，乃經蔡氏從中拉線，張學良允出三百萬日元助民政黨魁床次竹二郎競選，當即先交與床次銀元六十萬元，民政黨得此資助，力量大振，是以對田中武力侵華計劃的執行，阻撓甚力。直到「九一八」後，日軍因在張學良家所搜出床次當年交與張之六十萬元收據，乃將床次竹二郎拘捕入獄，並抄沒其全部家產。

蔡智堪是當時政府透過東北在日本從事地下工作者十二位重要人員之一，由於蔡與民政黨關係極為密切，所以曾利用民政黨方面的首腦人物及兩黨政爭的矛盾，獲得很多日本政府的重要機密，除了「田

中奏摺」之外，據說日本軍閥當年在皇姑屯暗殺張作霖的實證，即係由蔡氏會同民政黨總務長永井柳太郎調查出來的。當張作霖被炸案發生後不久，蔡氏在一日本軍人處獲悉此案係與日本陸軍有關，乃挽民政黨的永井柳太郎到東北調查，永井為了搜集攻擊政友會的資料乃答應同往，到東北之後，永井即由一日人處查出係日本陸軍收買浪人將炸彈暗置於張作霖坐車車廂交接處而爆炸，以後永井已根據這一線索，查悉有一朝鮮路警曾撿得鑄有日本「帝國兵工廠製造」標記的炸彈碎片。按照日本當時法律規定：非有天皇命令，不得使用該廠所出的械彈，永井為了要據此打擊田中內閣，遂請蔡智堪面會撿得此一彈殼之南滿鐵路朝鮮籍路警，當由蔡私人以三萬日元代價將此彈片購得，交永井帶回東京，嗣後經民政黨以彈片為證，在國會向田中政府大事抨擊，卒使田中內閣倒台，未幾田中義一遂憂憤自殺。

皇姑屯案內幕被揭露後，蔡智堪遂為政友會所忌，於「七七」事變不久，在日本東京被捕，由日本解回台灣，繫獄十餘年，其在東京及爪哇所置約值二百餘萬日元之財產也被日本政府沒收。直到台灣光

復後，由黃郭夫人沈亦雲女士把蔡智堪事跡報告政府，才將蔡氏由獄中釋出。

蔡氏一生毀家紓難，盡瘁國事，忠義愛國及轟轟烈烈的事蹟，殊值國人景仰。蔡智堪於一九五五年九月廿九日在台逝世。

### 老友林快青這個人

另一位情報功臣林快青與筆者極為熟稔，交誼甚深，筆者係於一九四六年五月，持堂兄陳恩藩（已故）的介紹信前往嘉義林宅拜訪後即告訂交。堂兄恩藩與現仍健在的李甲孚（中央警校特警班第一期，曾任法務部主秘，東吳大學教授）等人，抗戰時期都是情報單位幹部，和熱愛祖國的林快青時有聯絡，故而當年林氏見我來訪，招呼特別親切。從此五十多年來，時相過從、函件、聚會不斷。林快青的談吐，文筆均展現輕鬆愉快、瀟灑個儻的風格，而秉性詼諧、幽默的風趣，尤令人傾倒，與之交接，如飲醇醪，使人不覺自醉。

### 秉性詼諧幽默風趣

一九六六年三月一日筆者把在「警光」月刊第二十三期發表的「神秘的女屍」

一文寄給他，林快青的回信，與眾不同，他寫道：「神秘的女屍」這是多麼惹目，多麼富於偵探性，富於羅曼蒂克的稱題，如果不在「警光」而是在文藝雜誌發表，一定能夠看到你更美妙而不同的寫法。

你是治安人員，你的寫作重心在於犯罪偵查。我一向對人的問題特別感興趣，不期望世間全是「好人」，每次看到報紙大事表揚好人，我總有點擔心。因為這工作做得太有效，世間只有好人的話，想想看那將是個什麼世界。

我們的周圍可能要有癡戀、姦情、謀殺、詐騙、強盜、花和尚、尼姑、妓女、賭徒，一些可稱之為「罪惡」的許多人和事，人間世的生活才有內容，治安人員才有事可幹，社會才有話題。

不要以為我在鼓勵罪惡，這是程度問題，在不嚴重損害「公共秩序」的範圍內，我認為有些「壞人」和「壞事」，是可以容忍的。否則，我們的社會裡，就沒有詩、沒有歌，更沒有報導和戲劇。這是多麼單調寂寞無味乾燥，我不要。……

### 早懷壯志歷經險路

林快青（原名林添財，曾化名蘇森、

林仕隱等），民國前三年（一九〇九）四月十日出生於台灣嘉義縣太保鄉，民國八十八年（一九九九）十二月十二日在台北去世，享年九十有一，去世時，適筆者在美國，未能參加「告別式」，殊以為憾！

林快青在十八、九歲時，就去日本就學，在早稻田大學半工半讀，後來由日本古董商鬼塚的介紹，在日本政友會幹事長山本條太郎處當繕寫員，無意中發現黨魁田中首相交寫的一份侵略中國的奏摺，才幹下這轟轟烈烈的事蹟，抄下奏摺擬交中國當局留心。

有一年的十一月間，日本因某項案件大捕學生，林氏因在早稻田就學，也是被捕之列，但並非因抄奏摺而被套上罪名的。後來林氏設法逃至長崎，由長崎離日去到北平，想找曾將「奏摺」交與的張先生設法安置，但到北平按址訪問，卻根本無此地址，當時他又氣又恨，但想起張君的工作立場，乃予諒解。

林快青在北平異鄉客地找到了一個常去日本購書在清華大學教日文學的錢稻蓀教授，錢教授很同情他訪友不著的遭遇，就將他留下。他住在錢教授家裡，深受錢氏的影響，就埋頭寫了一篇「在日本鐵蹄

下的台灣」，發表於當時的晨報，世界日報，此文刊出後，日人甚為注意，用種種方法尋覓作者，後來被日人取得一部分原稿紙，在往來日本、台灣的信件中，被日人查出筆跡，而將林氏逮捕。（按當時中日尚未開戰，日本在北平有治外法權）。

林氏因秉筆公正，在那篇文內只以事業報導台灣政治情形，並未對日本有何機密洩露，所以把他解到東京後，無法構成罪狀，就送到台灣軟禁，並派警員兩人將他監視。中日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年，嘉義的警察署長日人神田假意替他尋找工作，將他騙至上海，他持神田的介紹信到上海使館找人，卻無此人，即由日本領事館方面將他送到無錫，要他當兵打中國人，但在中途卻被他逃脫。未幾被日人發覺，又告被捕，此時日方便以官階利誘於他，於是他就就在華中派遣軍司令部任外務參謀（參謀部囑託）。

林快青雖供職日本軍方，但心裡仍無時無刻不想為祖國效勞，於是他利用職務之便，搜集日本方面的軍政情報。此時與林氏有聯繫的，有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馬志超及上海市政府調查處處長劉方雄，除供給情報外，並設法領取派司，掩護我方地

下工作人員往來於京滬杭之間。這樣一直到勝利為止，做了不少有利於國家的事。

### 掛冠鄉里淡泊明志

台灣光復，林快青從上海回台省親，即被嘉義市警察局逮捕，控以漢奸罪，並有一操福州口音的人到他家敲詐黃金廿兩，因未為林太太應允，林氏就被解到保安

司令部軍法處偵辦。此時，林氏雖感不服，但心裡很清楚是遭人暗算。軍法處偵查結果，終予不起訴處分，林氏含冤乃告昭雪。林氏後來雖當過台灣省政府民政廳主

秘（當時廳長為楊肇嘉）、文化大學教授

仍隱居在那小房屋中，生活簡樸，平日喜歡書畫，愛好收藏，留下了不少珍品。林

太太姓瞿，是蘇州人，與林快青結婚於上海，一九九六年在美去世，育有三女二男，多旅居美國均已成家立業。

林快青在台灣他的住宅「雨齋」裡題有如後的書聯：

「冷眼觀世音，無言察人情。

不問聖賢道，祇聽風雨聲。」廿個字道出了他一生的風範。

輕鬆  
超俗

## 小語庫

本書為卅四屆文藝獎得主、名書法家、音樂家、作家陳運通先生的精心傑作，在月發行量近兩萬份的警聲月刊上登載多年從未間斷，他以簡練的文筆，輕鬆超俗的銘言，妙語如珠的字句；寫出如何做人處事，律己立人，怎樣心情愉快，健康長壽等，極易使人領悟，且具有啓示作用。再版二次，為讀者搶購的好書。全書一百三十九頁，名言數百句外，另有：郎靜山二三事、百齡人瑞彭精一、陳立夫提倡中醫，我的養生之道，一位父親的禱詞，讀者回響，大畫家余承堯書封面，陳運通書法等，內容精彩，百讀不厭。已為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大陸等各大圖書館收藏。

陳運通著

定價台幣一五〇元  
郵撥19251052陳運通帳戶

歷史文  
獻集刊

## 客家書畫

陳運通著

定價台幣五百元  
郵撥19251052陳運通帳戶

中外雜誌撰述委員陳運通，前曾提出「警察節」「客家節」獲得通過。繼「神秘的女屍」「死亡的約會」「六十年的刑事警察」「冤獄國家賠償論」「覆巢劫」「中國傳統音樂」「中國歷代書法的演變」「書家韻致」「小語庫」等作品發表後，獲各界佳評。陳運通喜書畫，愛收藏，自一九九五年十月起在客家雜誌月刊闢一「客家書畫」專欄，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止，已介紹客家書畫名家：孫文、宋湘、羅卓英、陳兆端、陳懋年、鍾嘉謀、廖子軍、陳瑞鵬、謝晉元、張秋停、吳漢宗、羅福星、羅秋昭、古瑞雲、李惠堂、寇培深、申玉良、薛岳、鍾孟鴻、王建柱、何舉帆、葉仁正、宋瑞和、劉松炎、魏美雲、藍福星、林琅、彭秀沐、曾克平、謝紹軒、宋太慈、于彭、翁榮昌、陳槩、邱潤銀、陳孝強、黃漢英、古直、謝俊峰、楊隆生、虞曾富美、鍾肇政、陳其銓、張恒、李慶平、劉捷生、張良洲、丘逢甲、丘念台、黃緯中、張英傑、郭碧桐、林大椿、彭精一、溫送珍、胡均發、郭春林、廖醒群、陳運通共五十九人，應讀者之要求結集成「客家書畫」一書出版，因其文筆生動，取材豐富，為無數讀者所喜愛。另有：「客家探索」、「客家六堆」、「客家音樂」、「客家節的由來」、「回音壁」、「記世容十四次懇親大會暨第四屆客家學研討會」等文計一百一十八頁，像片一百七十七張，堪稱前所未見的客家歷史文獻。已為國內外各地圖書館、客家社團、社教館、外交部、駐外使館、行政院新聞局、各級學校等處收藏。